性理指歸

性理指歸卷之二十二

烏程後學　承菴姚舜牧次訂

後漢

昭烈

或云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　朱子曰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烏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于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

曹操　孫權

劉元城謂馬永卿曰温公退居洛一日語某曰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因令取三國志及文選示某乃理會魏武遺令也公曰遺令之意如何某曰曹公平生姦詐至此盡矣故臨死諄諄作此令也公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揀緊要言語傳囑子孫至若纖細不緊要之事則或不暇耳且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為吾未嘗教為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

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非因此此歷觀曹操平生之事無不如此夜臥枕圓枕噉野葛至尺許飲鴆酒至盞皆此意也操之負人多矣恐人報己故先揚此聲以誑時人使人無害己意也然則遺令之意亦揚此聲以誑後世耳

朱子曰孫權與劉備同禦曹操亦是其勢不得不合孫權若不與劉備便當迎降於操然此兩人終非好相識到利害處便不相顧劉備纔得荆州權便遣呂蒙去擒關羽

諸葛亮

程子曰孔明有王佐之心而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若劉表子將爲曹操所并取與劉氏可也〇孔明營五丈原司馬懿言無能爲此僞言安三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先主嘗自覩五丈原曰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〇諸葛亮近王佐之才或問亮果王佐之才何爲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爲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

得天下不爲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耶其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巳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又曰孔明庶幾禮樂

劉元城曰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則淮陰不及孔明遠甚若論功業而武侯何寥寥也馬永卿曰西南者漢始終之地也故漢起於西南而卒終於此淮陰當漢之初興故能卓卓如此而武侯之時火將

燼矣故無所成也曰此固然矣然淮陰所以得便宜者以平日名太卑而武侯所以無成有以平日名太高也淮陰有乞食跨下之辱也武侯方隱隆中當時謂之臥龍此一事也又淮陰既從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而武侯則必待三顧而後起此又一事也又楚漢之時用兵者皆非淮陰之敵而嘗易之故淮陰能取勝三國之時若司馬仲達輩乃武侯等輩人也而又素畏孔明故武侯不能取勝譬如奕棋有二國手一國手未有名而對之乃低棋不知其為國手而嘗易之故狼狽大敗有一國手已有名對局者亦國手

而差弱焉謹以待之故勝敗未分也　且淮陰既平魏趙功業如此其卓犖也而龍且尚且輕之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以淮陰平日名素卑也孔明與司馬宣王對壘不能取尺寸地宣王受其巾幗之辱而不敢出兵至其已死按行軍壘猶曰天下奇才故當時有死諸葛走生仲達之嘲以孔明平日名素高故也人品高下不同而其功業反相去之遠者由此

羅豫章曰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

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材略諸葛亮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才大任小惜哉

朱子曰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弘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爲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議論後來壞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孔明之事其於荆蜀亦合取當日草廬

亦是商量準擬在此但此時不當恁地若是恁地取時全不成舉措或問聖人處此合如何曰亦須別有箇道理若似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爲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孔明大綱却好只爲如此便有班駁處○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爲多焉○問孔明興禮樂如何曰也不見得孔明都是禮樂中人也只是粗底禮樂張南軒曰諸葛武侯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

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
也其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
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嗟
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
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
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
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
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亡夫理之正則雖有天
下不能一朝居此侯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
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

臥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綱陳紀而不爲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爲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沒自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非耶○馬謖議論與孔明略相似其才非不可用但置之帷幄則可以之爲將帥則違其才

孔明使之領衆爲先鋒於此小有差爾

或問魯兩生謂禮樂必百年可興文中子輕許孔明何也陳潛室曰叔孫通人物汙下故兩生卻之孔明人物正大故文中子許之

吳臨川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謂有忠慮於國但勸攻吾之闕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語也可以爲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爲相之體哉於主簿楊顒之諫也生既謝之死又哀之孔明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至爲敵國所窺而慶幸其不久孔明豈不知愛重其

身哉其若是者何也嗚呼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夫知相之體而未免自勞知言之忠而未見樂取知一身繫國之存亡而竟取敵國慶幸之計苟非甚愚者或有所不爲而謂葢世絕人之智者爲之乎哉故曰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且當時事勢如何耶以一木支大厦之傾事君而致其身盡瘁于國追恤其他夫豈可已而不已者惕觸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未也杜子美詩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又云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此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乎知孔明之

心而豈常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哉

荀彧

楊龜山曰議者謂曹操非取天下於漢其說非也操以强忍之資因亂假義挾主威以利諸侯其包藏禍心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荀彧間關河冀擇其所歸卒從曹氏志欲扶義奮謀以舒倒懸之急迹其行事可謂勇智兼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心乎其邪董昭之議何也夫豈誠有忠貞之節歟抑欲以媺節蓋之歟由前則不知由後則不忠不智不忠而求免於亂臣宜乎其難矣嗚呼荀君安得無罪歟觀其臨大義斷

大謀操弄強敵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之霸業至於威加海內下陵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揚瀾決堤以成滔天之勢而後徐以一葦障之尚可得乎而范曄猶謂彧有殺身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東坡謂荀文若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乎以謂[illegible]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立於惡人之朝寧恐事操乎以為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也

朱子曰荀彧之死胡文定引宋景文說以為劉穆之宋齊丘之比最為得其情狀之實無復改評矣考其議論本末未有見其扶漢之心其死亦何足悲又據

本傳彧乃唐衡之壻則彧之失其本心久矣

晉

元帝

彧問晉元帝所以不能中興者其病安在朱子曰元帝與王導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吳中人情惟欲宴安江左耳

張南軒曰為國有大幾大幾一失則其弊隨起而不可禁所謂大幾三綱之所存是也晉元帝初以懷帝之命來臨江左當時之意固以時事艱難分建賢王以為屏翰庶幾增固國家之勢折姦宄之心緩急之際

實賴其糾率義旅入衛王室其責任益不輕矣而瑯琊之入建康者觀其規模以原其心度其所安益有自爲封殖之意而無慷慨謀國之誠懷帝卒以蒙塵迄不聞勤王之舉愍帝之立增重委寄制詔深切而亦自若也祖逖擊楫渡江聊復以兵應其請反從而制之使不得有爲則其意不在中原也亦審矣坐視神州板蕩戎馬縱橫不以動其心不過欲因時自利云耳愍西蒙塵懼天下之議己則陽爲出師之勢遷延顧望終歸罪於運餉稽緩斬一無辜令史以塞責吾誰欺欺天乎夫受君父之委託而坐視其禍變因

特事之艱難而覬幸以自利三綱淪矣惟其大幾既失故其所以建國規模亦復不競亂臣賊子如王敦輩不旋踵而起蓋其弊有以致之也使元帝痛懷愍之難篤君臣之義念國家之讐率江東英俊鼓忠義之氣北向討賊名正理順安知中原無響應者以區區一祖逖偏強自立於羣雄之間猶幾以自振況肺腑之親總督之任數路之勢何所不濟哉惟其不以大公爲心而私意蔽之甚可嘆息也

溫嶠

張南軒曰溫太真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以爲晉室

名臣古今所共推不待評言然吾獨有所恨者絕裾之事也太眞少時嘗以孝友篤至稱一旦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絕裾而行噫太眞有母在此身固不得以許琨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眞獨忍於此乎若既已委質爲人之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衆豈無他人乎度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與奉檄勸進僥倖投富貴之機趨功名之會耳而其所喪不過甚乎或曰使太眞不來江左寧復有後世之事業是殆不然昔人之事業皆非有所爲而

爲之事理至前因而有成之耳若懷希慕求必之心則私欲而已苟可以就其日之事則凡背親賊性皆可以屑爲此三綱之所由壞而弊之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不受其國夫子以爲求仁而得仁商之三臣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爲之奴比干不得不死皆素其位而行也豈直太眞之事業爲不足道就使太眞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勳烈如此浮雲之過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夫太眞順毋之心而終其身雖泯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身無愧焉能以此易彼哉故予謂太眞稱爲功名之

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憾矣

顧榮　賀循

朱子曰東晉時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誕者之後惟顧榮賀循有人望不得已而用之

王導　謝安　殷浩

或云庾亮欲移鎮石城興兵討趙王導許之郄鑒蔡謨等皆以爲不可何也張范陽曰晉以寡弱之師一旦討強暴之寇是無異驅羣羊以攻猛虎不格明矣使王導不知利害則不智知而許之則不忠不智不忠何以爲導予竊料其意矣當是時導與庾亮有隙

亮欲起兵以廢導於此復沮其謀適所以激彼之怒故不若陽且許之以快其情陰使郗鑒等拒之以絕其議耳觀史者當逆其意可也

或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力量反做不成朱子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然謝安又勝王導石林說王導只是隨波逐流底人謝安却較有建立也○謝安之待桓温本無策温之來廢了一君幸而要討九錫要理資序未至太甚猶是半和秀才若他便做個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何王儉平日自比謝安

王儉是已敗闕的謝安謝安特卒未跳脫底王儉耳
安比王儉只是有些英氣苻堅之來亦無措置前董
云非晉人之善乃苻堅之不善耳因問范正淳曰桓
溫移晉祚將安能死節否曰必不能却須逃去曰逃
將安往若非死節即北面事賊耳安果可當仗節死
義之資乎或曰坦之倒持手板而安從容閒雅似亦
有執者曰世間自有一般心膽大底人如廢海西公
時他又不能拒廢也得不廢也得大節在那裡
張南軒曰苻堅梯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殆
矣梁益既非吾有而襄沔復爲所破在他人宜恐懼

失措之不暇而謝安方且從容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劉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方略素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明於用人考察既精不以親疎而廢玄有謀慮善使人而牢之勇銳出衆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用兵之道當以奇正相須使玄將重兵于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兵迎擊于前此奇也秦兵既近洛澗牢之攖其鋒直搏而勝之固已奪其心矣淝水之戰其勝筭已在目中故秦兵一退風聲鶴唳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之惟牢之先奪其心故也安之方略可謂素定矣惟其素定故安靜而不撓其矯

情鎮物豈固爲是哉夫有所恃故耳至於荆上流之兵又非一奇也得上流之兵不足以助益而適足以銷薄聲勢搖動人心桓冲是舉亦無謀矣吾慮既定一却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舉安安見之明且審矣嗟乎國之所恃者人才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獨任一謝安足以當符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安方略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勳業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不足以濟若安者其在東晉人物中傑出者哉

或問晉殷浩謝安少有重名方其隱而未用也人皆以公輔期之或曰深源不起如蒼生何或曰謝安不起當如蒼生何及其既用也謝安却符秦安晉室功業亦可無負而殷浩舉兵北伐師徒屢敗桓溫因朝野之怨而廢之如棄草芥夫人之擬二子則同而二子事業何其相遠陳潛室曰東晉諸賢大抵務養名節不務實用坐而成功則為謝安如其無成則為殷浩然安能矯情鎮物浩則遇事周章較是輸他一着也

程子曰孔明臨陣對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而苻堅踊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决矣

桓溫

朱子曰桓溫入三秦王猛來見衆中不識人却謂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三秦豪傑非猛而誰可笑

陶潛

朱子曰陶淵明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故作歸去來辭以見志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自劉裕將移晉祚遂不復仕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然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尤怨切蹙之病云○張

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為韓報仇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攄其忿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嘆息不知其心胸面目為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為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

大者既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逡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羲之詩非不脩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世嗤笑之資耳

魏鶴山曰世之辯證陶氏者曰前後名字之互變也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載之各異也然是所當考而非其要也其㮣美陶公者則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眞也文詞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

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詠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慢而不著其迹此豈小小進退所能窺其際耶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

吳臨川曰靖節先生高志遠識超越古今而設施不少槩見其令彭澤也不過一時牧伯辟舉叛授俾得

公用之利以自養如古人不得已而為祿者爾非受天子命而仕也曾幾何時不肯屈於督郵而去充此志節異時詎肯忍恥於二姓哉觀述酒荆軻等作始欲為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責子有詩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又如此夫人道三綱為首先生一身而三綱舉無愧焉志言於眞意委運於大化則幾于同道矣誰謂漢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

崔浩

或問崔浩何如朱子曰也是箇博洽的人他雖自比

子房然却學得子房獃了子房之辟穀姑以免禍耳

他却眞箇要做

總論

胡五峰曰桀紂秦政皆竊天下之惡百姓之所同惡

故商周劉漢因天下之心伐而代之百姓親附居之

安久所謂仁義之兵也魏晉以來莫不假人之柄而

有篡三綱之罪仁義不立綱紀不張無以締固民心

而欲居之安久可乎

陸象山曰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先

主之於孔明苻秦之於王猛相知之深相信之篤這

般處皆不可不理會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吳臨川曰楚三閭大夫竭其忠志欲强宗國懷王信
讒疏之國事日非竟客死於秦襄王又信讒放之江
南原不忍見宗國駸駸趨於亡遂沉江而死韓爲秦
所滅韓臣之子子房自以五世相韓散財結客爲韓
報仇博浪之椎不中則匿身下邳以俟時山東兵起
從沛公入關立韓公子成續韓後秦亡而楚霸王沛
公於漢又殺韓成良乃輔漢滅楚而後隱去諸葛孔
明初見昭烈已知賊之必亡漢而勸昭烈跨有荆益
圖伯業復帝室後卒償其所言晉陶淵明自其高祖

長沙桓公爲晉忠臣及桓玄簒逆劉裕起自布衣誅玄又滅秦滅燕挾震主之威晉祚將易既無昭烈可輔以興復又無高皇可倚以報復志願莫伸其憤悶之情往往發見於詩篇四賢者其遇時不同其爲人不同而君臣之義重則其心一也

性理精歸卷之二十三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唐

高祖

問李密據洛口倉流民就食日以萬數而卒無成何也張范陽曰隋失其鹿豪傑並起而逐之李密據洛口王世充據東都竇建德據山東以至蕭銑薛軌之徒莫不各據險要以爭進取惟唐高祖用秦王策獨決計入關關中既定遂尊立代王以號令天下除隋苛法以陰結民心收攬豪傑以經營四方則天下之

柄已在唐掌握中矣彼李密輩雖横鶩於外果何益哉

太宗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之盛乎程子曰關雎麟趾之意安在

或問范祖禹唐鑑譏太宗陷父之罪脅以起兵是矣乃觀唐史隋煬帝既遣江都之使唐高祖不宜坐處夷滅況大業之末生民塗炭太宗苟不爲此必無以濟蒼生之困范氏正大之説果可用否陳潛室曰孤隋之暴何止桀紂若欲行湯武之事但當正名弔伐

不當自陷於盜賊之地而脅以起兵以斯舉事是以亂易亂也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傷於欲速迫切反以堂堂禮義之師自陷於亂臣賊子之倫世上有理明義直之事只爲學術不正舉動不明便壞了事體

○問唐太宗誅高德儒之諂諛薄宇文士及之不忠豈不知姦邪讒諂之士不可廁文墨議論之臣而定十八學士之選許敬宗之姦獨錄而不棄何耶曰知人甚難太宗不但失於許敬宗以李勣可任大事此失之尤者

中宗

張南軒曰致堂論五王不誅武后事曰武氏誠當誅但既立其子難誅其母或者謂五王若有伊周之見則當時復唐家社稷何必須立中宗中宗雖爲武后所廢然嘗欲傳位與后父是其得罪宗廟不可負荷已自著見五王若正大義於唐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人以承天序告于宗廟誅此老媪則義正理順唐祚有泰山之安矣

朱子曰唐中宗事致堂南軒皆謂五王合併廢中宗因誅武氏別立宗英然當時事勢中宗正緣無罪被廢又是太宗孫高宗子天下之心思之爲他不憤五

王亦因此易於成功耳中宗後來所爲固是謬然當時便廢他不得○問狄梁公雖復正中宗然大義終不明做得似鶻突曰當此時只做得到恁地狄梁公終死於周然薦得張柬之迄能反正

玄宗

劉元城嘗與馬永卿論唐史及明皇信任姚宋事曰此二人與張說乃天后時相也非己自用故敬憚之至於張九齡輩乃己所自用故於進退輕甚也永卿曰人主用相必要專一明皇用二相專故能成開元之治曰明皇仰面不對除吏雖是好事然其任宰

相是也其以情告宦官者非也使力士以誠告崇固可若加以誕謾之詞則崇何從質之曷若以語力士之言面諭崇則君臣之情洞然無疑矣又曰以明皇之任韓休一事觀之信忠臣之難遇而佞臣之難去也藉使令知其人曰某人忠某人姦亦未必能任且去之也明皇分明知韓休之忠乃速去之分明知蕭嵩之佞乃久任之後來任李林甫又更好笑分明知其姦至用之二十來年至死乃罷人主唯患不能分別忠佞今分明知之乃如此欲天下不亂可乎此數於左右之佞幸耳蓋所謂佞幸者嬪御也內臣也戚

里也幸臣也此皆在人主左右而可以進言者也賢相不與佞幸交結彼有所僥求則執法而抑之人人與之爲仇必旦旦而譖之而人主之眷日衰矣姦臣則交結佞幸彼有所僥求則謹奉而行之人人感其私恩必旦旦而譽之則人主之眷日深矣人主雖欲用忠臣而去佞臣不可得也李林甫所以作相二十年不去者正緣得高力士安祿山陳希烈等內外贊助之力也

或問唐明皇開元天寶之治何始之不克終耶陳潛室曰開元之世乃无妄之時雖四夷時有不靖乃无

妄之疾緣小人以邊功動之致令邊釁一開生出禍端癰瘡乃無病服藥之故

肅宗

胡致堂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使肅宗著於父子君臣之義豈爲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爾

朱子曰肅宗之收復京師其功固可稱至不待父命而即位分明是篡功過當作兩項說不以相揜可也

憲宗

朱子曰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得是與不是古今煞有以剛而敗者如唐德宗非不斷却生出事來要之只是任私意剛愎不明理不納人言惟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知裴度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胸中無所見則何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於斷字上看而遺其左右前後殊不濟事

王珪　魏徵

程子曰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昔事建成而今事太宗可乎

馬周

楊龜山曰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論事親之道甚善然又云鑾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此正流于所謂月攘一鷄者豈足以堯舜其君乎

良

張南軒曰武昭儀稱制長孫無忌欲諫褚遂良曰公國之元舅諫而得罪使上有殺元舅之名不如遂良先諫諫而不從公却繼之遂良至於棄笏此非不美也然費了多少氣力終亦不成事孰若高宗初幸尼

寺取才人入宮之時大臣一言可去矣大凡事豈可
不辨於幾微小處放過却來大處旋爭無益矣

狄仁傑

楊龜山曰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
之臣可也然亦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
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說告之武后其
瀆於死者亦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子夫
豈嘗姑務求從以陰倖事之成乎

陸贄

楊龜山曰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

其奏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爲法宣公在朝自以不恤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唯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

朱子曰陸宣公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便理會來此都是經濟之學○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諳練多學更純粹大抵漢去戰國近故人才多是不粹○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

楊綰

朱子曰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

有以養素自重耶

呂東萊曰楊綰為吏部欲去科舉後世皆以為不可但未之知耳及為相半年而死志遂不及施居將加

陸贄楊綰論治道皆有規模

陽城

或論永叔不取陽城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蓋有待而為者也此論似為近厚楊龜山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為可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姦佞無益矣觀古人退小人之道不然易之姤曰女壯

勿用取女夫姤一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固有壯之理也取女則引而與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知其有壯之理知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取女可也是以姤之初爻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之行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爲相其惡自若也何更云待其爲相然後取白麻壞之耶然城之所爲當時所難能也取之亦是但不可以爲法耳

張巡

司馬公曰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發而著之事業之謂功精敏辯博拳捷趫勇非才也驅市井數千之衆摧胡虜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死黨友存孤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之衆斬首捕虜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大半使其國家定於巳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功矣嗚呼以巡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於流俗之毀兇其𥉌𥉌者邪

總論

或問百世可知之道程子曰以三代而後觀之秦以反道暴政亡漢興尚德行崇儒術鑒前失也學士大夫雖未必知道然背理甚者亦鮮矣故賊莽之時多伏節死義之士世祖興而褒尚之勢當然也節义而苦視死如歸而不明乎理義之中也故魏晉一變而爲曠蕩浮虛之習人紀不立相胥爲夷五胡亂華行之弊也陰極則陽生亂極則治形隋驅除之唐混一之理不可易也唐室三綱不立自太宗啓之故後世雖子弟不用父兄之命玄宗使其子簒肅宗使其弟

反選武才人以刺王妃入也納壽王妃以武才人進
也終唐之世夷狄數爲中國患而藩鎮陵犯卒以亡
唐及乎五季之甚人爲所致也
劉元城曰黨考前世已然之事蓋有眞朋黨而不能
去亦有非朋黨而不能辨者此實治亂消長之機不
可不察也東漢之衰姦人先以黨事誅戮禁錮天下
之賢者而在朝皆小人也故漢以之亡此所謂非朋
黨而不能辨者也唐之季世牛李之徒迭進相毀巧
相傾覆而善人君子廢斥無餘其所用者皆庸鄙不
肖也故唐以之亂此所謂眞朋黨而不能去者也蓋

君子之進則至公引類以報國小人之進則循私立黨以固寵雖世主深疾臣下之背公成朋而小人窺見間隙反指君子引類之公以為黨黨之與類相似而不同是非虛實間不容髮辯之不早遂生亂階此正人所以常被誣而小人所以常得志也

胡五峰曰漢唐以來天下既定人君非因循自怠則沉溺聲色非沉溺聲色則開拓邊境非開拓邊境則崇飾虛文其下乃有惑於神仙真空之術者曷若講明先王之道存其心正其情大其德新其政光其國為萬世之大君乎後世必有高於漢唐賢君之聰明

者然後能行之矣

羅豫章曰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用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不去何其誤耶夫人主知賢而不能用未若不知之爲善知佞而不能去未若不知之爲愈苟知賢而不能用則善無所勸知佞而不能去則惡無所懲雖然武帝知賢而不用猶愈於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反罪焉太宗知佞而不去猶愈於德宗知盧杞之姦而復用焉觀元帝德宗之與武帝太宗豈不相爹絕哉○石守道採摭唐史中女后姦臣宦官事各以其類作三卷目之曰唐鑑而言曰巍巍臣

唐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考其所論可爲萬世鑑惜乎不推本而言之故人主欲懲二者之患其本不過有二以內則清心以外則知人能清心則女后不能亂之能知人則姦臣不能壞之宦官不能覆之請借明皇一君而論開元能清心矣能知人矣武惠妃蕭嵩楊思勉豈能易其志及天寶之際不能清心矣不能知人矣而楊貴妃李林甫高力士遂亂其心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與

李樂菴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漢之孔光張禹唐之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

不識字或問其說曰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

朱子曰漢高祖取天下却正當爲他直截恁地做去無許多委曲唐初隋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羣盜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誅獨夫爲他心中打不過又立恭帝假援回護委曲如此亦何必耳所以不及漢之創業也○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太宗從魏鄭公仁義之說只是利心意謂如此便可以安居民上漢文帝資質較好然皆老氏術也○太宗功高天下所係屬亦自無安頓

處只尚祖不善處置了又建成乃欲立功蓋之如玄宗誅韋氏有功睿宗欲立宋王成器宋王成器便理會得事堅不受○問唐宦官與東漢末如何曰某嘗說唐時天下尚可為唐時猶有餘策東漢末直是無着手處且是無主了如唐昭宗文宗直要除許多宦官那時若有人似尚可為那時只宜宗便度得事勢不能誅便一向不問他也是老練了如此東漢時都無主可立天下大勢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作略有些小變動便成大病如乳母也聒噪一場如單超徐璜也作怪一場如張讓趙忠之徒纔有些小權柄便

作怪一場這是甚麼時節或云從那時直到唐太宗天下大勢方定疊也曰這許多時節直是無着手處然亦有幸而不亡者東晉是也汪莘作詩史以爲實武陳蕃誅宦者不合前收鄭颯而末收曹節王甫侯覽若一時便收那四個便了陽球誅宦者不合前誅王甫段熲而未誅曹節朱瑀若一時便誅那四個亦自定矣此說是

呂東萊曰兩漢以來明君良臣爲意於邦本者多矣賈誼治安之策言雖忠而道則疎義府承華之箴言亂切而心則詐元稹敎本之書言雖華而要則寡用

利其爲家令則輔之非其人開博望延賓客則處之非其地養之無素導之無術無惑乎其治效之卑汙褻淺也

陳潛室曰漢高祖事事不能只有一個帝王器度本不擬到此地位自是天人推出來所以規模比三代太宗事事了得本是唐之第一君爲其必欲做帝王不待天人有安排所以只做得魏晉規模○問高祖之興計謀有人光武之起既身爲之謀又身爲之戰何以反不及光武也曰光武太宗身經百戰眞千古英雄之將所以不似漢高者蓋漢高不能爲將而善

將將此光武太宗所以見容於漢高也〈問唐太宗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何耶曰三代而下英主無出文帝太宗止做得創業功臣君德上可議處甚多〇問漢七制景帝昭帝何爲不與唐三宗宣宗武宗何爲不錄曰景帝天資刻薄無人君之度但以不失文帝之恭儉故史人並稱曰文景昭帝雖聰明早成而享國不永所以不在七制之數唐三宗已不似漢更添宣武何爲

許膚齋曰高祖天資本明而將之以寬大太宗識見固高而將之以詳審惟其寬大故事爲常腤與道合

而聞失之踈惟其詳審故事爲每關於念慮而或過於察

五代

後唐明宗

胡致堂曰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於漢唐之間葢亦賢主也其尤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賞廉吏治贓蠹若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

後周世宗

朱子曰周世宗亦可謂有天下之量纔見元稹均田圖便慨然有意○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得個王朴來用不數年間做了許多事業且如禮樂律曆等事想見他都會得故能用其說成其業

馮道

程子曰馮道更相數主皆其仇也安定以爲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仇無傷也荀彧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爲東漢之衰彧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爲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

爲不忠在或爲不智如以爲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爲心未暇恤人議已也則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司馬公曰忠臣不二君賢女不二夫策名委質有死無二天之制也彼馮道者存則何以臨前代之民死則何面目以見前代之君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比者然而尊官重祿老以沒齒何哉夫爲國家者明理義獎忠良褒義烈誅姦回以厲羣臣羣臣猶愛死而忘其君況相印將節以寵叛臣其不能永享天命宜矣然庸愚之人往往猶稱其智蓋五代擾攘人主

歲易羣臣失節比踵於朝困而譽之欲以自釋余恐
後世以道所爲爲合於理君臣之道將大壞矣臣而
不臣雖云其智安所用哉

性理指歸卷之二十四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宋

太祖

劉元城曰太祖極好讀書每夜於寢殿中看歷代史或至夜分但人不知及口不言耳至與大臣圖事時出一語往往盡利害之實

或言太祖受命盡除五代獘法用能易亂爲治朱子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

方是英雄手段○問藝祖平定天下如破竹而河東獨難取何邪曰這却本是他家底郭威乘其主幼而奪之劉氏遂據有并州若使柴氏得天下則劉氏必不服所以太祖以書諭之謂本與他無仇隙渠答云不忍劉氏之不血食也此其意可見矣被他辭直理順了所以難取

神宗

朱子曰神宗銳意爲治用人便一向傾信他初用富鄭公甚傾信及論兵鄭公曰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着用兵二字神宗只要做鄭公只要不做說不合後

來傾信王介甫終是坐此病只管好用兵用得又不着費了無限財穀殺了無限人殘民蠹物之政皆從此起○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眞不世出之主只是頭頭做得不中節拍如王介甫爲相亦是不世出之資只緣學術不正當遂悞天下使神宗得一眞儒而用之那裏得來

孝宗

問或言孝宗於內殿置御屏書天下監司帥臣郡守姓名作揭帖貼於其上果否朱子曰有之孝宗是甚次第英武劉恭甫奏事便殿常見一馬在殿庭閒不

動疑之一日問王公明公明曰此刻木爲之者上萬幾之暇即御之以習據鞍騎射故也

寧宗

寧宗即位踰月僅擬以一二事忤旨特批逐之人服其英斷朱子被召至上饒聞之有憂色或問曰某人專恣當逐何懼之有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容如此

楊億

朱子曰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爲然資禀清介立朝獻替略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爲知

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既知釋氏之道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方丁謂之逐萊公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恐懼至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

范仲淹

程子曰張横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

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近得周益公書論呂范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爲開封府又爲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其爲超遷其爲左遷如是而爲公如是而爲私意頗在呂相呂

不樂由是落職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後呂公涖
入元昊方犯邊乃以公經略西事公亦樂為之用嘗
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
才之力後歐陽公為范公神道碑有懽然相得戮力
平賊之語公之子純夫乃以為不然遂刪去此語前
書今集中亦不載疑亦純夫所刪他如叢談所記說
得更平其謂呂公方寸隱微雖未可測然其補過之
功使天下實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
胸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既為呂公而出
豈復更有匿怨之意況公嘗自謂平生無怨惡於一

人此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者然其規模廣狹與乃翁不能無閒意謂前日既排申公今日若與之解仇前後似不相應故講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正不如此○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停到第四五等人器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問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不知使范公處韓公受顧命之時處事亦能如韓公否曰看范公才氣亦

須做得又曰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

韓琦

程子嘗與韓公范公泛舟於潁湖有屬吏求見韓公公既已見之退而不悅曰謂其以職事來也乃求爲舉耳程子曰公爲州太守不能求之顧使人求告乎范公曰子之固每若是也夫今世之仕者求舉於其上蓋亦常事耳程子曰是何言也不有求者則遺而不及知也是以使之求之與韓公無以語愧且悔者

楊龜山曰神宗嘗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云安石博學多文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伯淳云詩稱周公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聖人蓋如此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

劉元城謂馬永卿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永卿曰未聞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闢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句非獨為趙氏禍乃為萬世禍也司馬溫公嘗云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或有過舉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者天子者天之子今天變天之怒也

必有災禍或可同也今乃教人主使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恤人言則何等事不可為耶

或論荆公云他當時不合於法度上理會朱子曰法度如何不理會只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度耳○問王介甫其心本欲救民後來弄壞者乃過誤致然曰不然正如醫者治病其心豈不欲活人却將砒霜與人喫及病者死却云我本心欲救其病死非我之罪可乎

鄒浩

或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程子曰君子

之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曾肇

楊龜山曰曾子開不以顏色言語假借人其愼重得大人之體於今可以應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宗澤　李綱

朱子曰宗澤守京城治兵禦戎圖恢復之計無所不至上表乞回鑾數十表乞不南幸乞修二聖宮殿論不割地其所建論所謀畫是非利害昭然可觀觀其勢駸駸乎中興之基矣耿南仲汪之於南京時使不歸京城汪黃又沮之淮甸時動相掣肘使不得一捎

所爲○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日淪胥蹈溺而爲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挺起於其間如李公之爲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讒聞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汪伯彥　黃潛善

朱子曰舜舉十六相誅四凶如此方恰好兩邊方停勻後世都不然惟小人得志耳方天下無事之時則端人正士行義謹飭之士爲小人排擯不能一日安于朝廷逮竄貶謫及擾攘多故之秋所謂忠臣義士者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軀而小人者平世固享富貴及亂世亦是他獨寬縱橫顛倒無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常不幸而小人者常幸也如汪黃在高宗初年爲宰相後來寬廣中正中原多故之日卻是好好送他去廣使避盜及事稍定依舊取他出來爲官高宗初啓中興而此等人爲宰相如何有恢復之望

趙門

或問趙忠簡公張南軒曰人品甚高如元祐黨籍至忠簡始除

胡五峰曰過江來如趙丞相做得五分宰相充之以學須做成十分

洪浩

真西山曰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詔拜爲典屬國賜錢二百萬緡用它例焉洪忠宣公之節亡愧蘇武而高宗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廷其褒表忠義皆可爲後世宗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逆怒於秦檜

武之見抑不過不爲公卿稱而公方造陰山之北復貶瘴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覩子卿爲甚而檜之罪郝浮於博陸也

張浚

朱子曰張魏公材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雖婦人孺子亦皆知之故當時天下之人惟恐其不得用○張魏公不與人共事有自爲之意也且當時可共事之人少然亦不可如此天下事未有不與人共而能濟者

秦檜

或問胡文定公與秦丞相厚善之故朱子曰秦會之嘗爲密教翟公巽時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于翟奇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會之爲對云其人類荀文若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會之抗疏以爲不可康侯亦義其所爲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會之自海上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後來會之做出大跌脫則康侯已謝世矣定夫之後及康侯諸子會之皆擢用之獨胡明仲兄弟却有樹立終是不歸附他○秦老倡和議以誤國挾虜勢以邀君終使彝倫斁壞遺

親後君此其罪之大者至於戮及元老賊害忠良標人之功以爲已有又不與也

胡銓

張南軒語門人曰胡澹菴大節極好曾見其諫書否門人對曰見之曰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張九成

朱子曰張子韶人物甚偉高廟時除講筵嘗有所奏陳上云朕只是一個至誠張奏云陛下對羣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不知如何云亦只是個誠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間張便奏云只此便是不

誠蓋高宗容諫故臣下得以盡言

總論

程子曰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正萬目亦未盡舉○嘗觀自三代而下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為之綱紀故能如此蓋睿主開基規模自別○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為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邵

先生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耻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胡武夷曰自熙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當其時固有名蓋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考其事猶有憾焉如張天祺朱光掞等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而議論亦多過矣乃知理未易窮義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易到也

吳臨川曰韓司徒張文成侯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唐司空狄文惠公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四人之功業

不詭同而其爲百代殊絕之人物則一文成身事漢而心在報韓仇文忠身事周而心在復唐祚常人莫能測知卒克遂其志故邵子稱其忠且智焉忠武扶漢於末造文正佐宋於盛際器局公平廣大設施精密詳審心事如青天白日遭時雖異易地皆然故朱子稱其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也